

责任编辑:赖杰琦
美术编辑:王 玺
校 对:张 武

时光

SHIGUANG

千金药业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
zzrbsg@163.com

记事本

母亲的萝卜灯

马俊

那年,我们一家四口居住的老屋,因为年久失修漏雨了。雨季漫长,老屋旧得没办法再修,父亲开始张罗着盖新房子。可是,家里的积蓄有限,盖新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旧房子推倒了,新房子却迟迟建不起来,我们只好搬去村里一处简陋的闲置房屋暂住。

那所房子连电都没有,到了晚上只能点煤油灯,屋子里一片昏黄。转眼过年了,因为要攒钱盖新房子,那个年我们过得极度节俭。一家人都没有买新衣服,鱼肉也没有买,连哥哥最喜欢的鞭炮都没有,简简单单吃了一顿饭。如此寡淡无味的年,让我忍不住抱怨:“妈,大年初一出门,灵儿笑话我没买新衣服,小美笑话我们住小破屋!”哥哥也说了:“今年的年,过得没有一点年味儿!”母亲听了我们的话,脸上掠过了一丝惭愧。她朝父亲望了望,父亲也是一脸无奈。

转眼到了元宵节,母亲兴致勃勃地招呼我和哥哥说:“你俩不是觉得今年过年没年味儿嘛,咱来点有气氛的!我教你俩做萝卜灯,元宵节有了灯,福气和运气就都来了!”哥哥兴奋地说:“对,灯笼象征光明和美好,咱们做萝卜灯,就能迎来光明和美好!”

那个年代虽然没有“仪式感”这个词,但在孩子们心目中,重大日子里一定要有仪式感性的节目,否则就太无趣了。做萝卜灯对我来说,既是新奇的游戏,更是节日的仪式,我当然乐得参与。

母亲从一堆萝卜中挑出外形修长的,我和哥哥打下手,帮忙把萝卜洗得干干净净。母亲把萝卜的头尾切掉,只留下中间的一段,用来做萝卜灯。那矮墩墩的一截萝卜,实在是谈不上好看,可母亲把它捧在手里端详一番后,对我们说:“这材料不错,这萝卜做出来的灯肯定漂亮!”我知道母亲手巧,她的手像是有魔法一般,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喜,这次也一定能变出漂亮的萝卜灯。母亲用小勺把萝卜的中间挖空,用来放灯油和灯芯。挖好之后,萝卜灯雏形就出来了,依旧是丑丑的。不过不要紧,母亲用刀在萝卜灯的边缘再雕刻一些花纹,用来做装饰。经过了母亲的巧手打扮,萝卜灯变得漂亮了许多。最后,母亲在萝卜灯里放入灯油和灯芯,一盏萝卜灯就大功告成了。我和哥哥看着眼前这一切,也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,一口气做了四盏萝卜灯。

元宵夜,有的人家挂起了漂亮的红灯笼,有的人家还放起了缤纷的烟花,灯火璀璨,一派热闹。而在我们简陋的屋子里,母亲点燃了四盏萝卜灯,放在屋子的四个角上。虽然光线依旧是昏暗的,但我和哥哥却兴奋不已。我们讨论着哪盏萝卜灯最亮,哪盏最好看。欢声笑语在屋子里回荡,节日的喜庆气氛就这样被点燃了。

元宵节之后,春暖花开的日子就来了。父亲和母亲种菜种瓜,努力挣钱。一段时间后,父亲开始张罗起盖房子的事。

新房子终于建成了,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。新房子灯火通明,再也不用点昏暗的煤油灯了。不过从那时候起,我们家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,每年元宵节都要做几盏萝卜灯,不为装饰繁华,只为点亮希望。

母亲用她的萝卜灯告诉我们,日子再黯淡,黑夜再漫长,只要点亮心中的光明,就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。



从空中俯瞰株洲市幼儿园

现在的学堂冲路



现在的体育路中学
被居民楼紧紧包围



现在的体育路中学



学堂冲路和体育路交界处的老房子,当年的“吊篮擦梯”就在类似的老房子中



从学堂冲路出来便是体育路



学堂冲旁不远处,原本的铁路机械学校早已搬迁



体育路与人民路交界处的五文化大楼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记者/刘震 摄

没有妈妈的年

罗春娇

“门前有车不算富,家中冇妈才是福。愿扫除天下老妈身体的所有疾病……”春节期间,不少人在朋友圈为母亲转发这样一条祈福信息。

遗憾的是,我没有这样的“权利”了。2021年5月5日,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妈妈突发脑梗离开了我们。

俗话说,有妈妈在,你就永远是孩子。往年,我都是大年三十左右或者正月初二才回老家。等待我和爱人、孩子的是整洁一新的家、热腾腾的饭菜和浓浓的爱。

今年,年关愈近,爸爸的孤独感就愈强烈。于是,姐姐提前回家陪爸爸购置了各类年货,我也提前请了假,大年二十六这天就往家赶,当天到家休整。接下来的几天,我和爸爸一起抓紧时间打扫卫生、清洗物件、备制年夜饭……每天一早,虽然留恋被窝的温暖,可是想到爸爸已经做好准备,等着和我一起完成当天的“任务清单”,便充满干劲地钻出被窝。

攀高爬低、整理收纳,时间一点点过去,我手臂、腰背的酸胀感也在一点点增加。想到身体不好的妈妈,每到过年都要这样操持,既感动又愧疚。一边整理,爸爸一边不由得念叨起往年和妈妈一起忙碌的一幕幕。诗词中的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,真切地体现在眼前。

老家当地有除夕祭拜天地、祖先的习俗。一大早,村民就提着大公鸡,带着香烛鞭炮到庙里杀鸡,祭神灵。公鸡去毛洗净,和鱼肉一起上蒸锅,出锅后,村民将带着腾腾热气的食物用盘子装好,举过头顶,背朝大门,而向远方鞠躬叩拜,然后再回到堂屋的神龛前,叩拜祖先。往年,在神龛前忙碌的妈妈,今年已经成了面前的一幅遗像。她脸上带着慈爱的微笑,静静地注视着我们……天地浩荡,但从今往后,我们只能在这一堆黄土前唤一声妈妈,而回应我们的,只有山间清风拂过竹林的声响和林间鸟雀的鸣叫。

在此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正月初一,外出打工回到故乡的邻里,亲戚晚辈陆续来家里拜年。在他们的回忆里,妈妈的勤劳、朴实,对女儿的奋力托举再次一一呈现。大家纷纷感慨,如今女儿们成家立业了,终于到了不用吃苦受累,可以安享晚年的日子,她却走了。是啊!如此美好团圆的日子,您若在场,该多好!往后余生,请您继续护航,该多好!

正月初二,爸爸一大早就从地里摘来了芽白、茼蒿、芹菜……往年,我化身为厨房小妹,摘菜、洗菜、炒菜就用两个小时。一顿操作下来,我真切体验到了一菜一蔬的来之不易,更感受到了母亲在每一次烹饪美味中倾注的爱。

相聚总是短暂,别离却是漫长,带着重重的离愁,初三,我和爱人启程去婆婆家。挥手作别,遥望不远处的青山,心中默念,妈妈,下次再来看您。

岁月

山里来的客人

魏捷

我有四个姨妈和两个舅舅。只有二姨留在了大山里,其他的都到了城里。

二姨为什么没读书?我妈说因为二姨没上过学。可是,外公是非常重视读书的人,小舅舅去放牛,外公都会再三叮嘱他把书带上,怎么会没让二姨上学呢?“二姨脸上有胎记。”我妈说。我突然想起来,在二姨的左半边脸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,乍看有点吓人。

我从来都不怕二姨脸上的胎记。她的眼睛亮亮的,说话的声音好温柔。小时候,每当我走近二姨身边,她就会放慢手中的活儿,和我说话,逗我玩一会儿。“二姨去上学,同学们都盯着她的胎记看。她怕羞,就再也不肯去上学了。”我妈说,因为这个原因,二姨没有走出大山,后来又嫁到大山的更深处了。

寒暑假里,我跟着妈妈回老家,却没有见到二姨。我很想念她,但山路漫漫,交通不便,也就只能想想。

一个夏日的早晨,我醒过来时,屋子里的阳光有些刺眼。恍惚中,我看见二姨来了,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孩。我以为是在梦中,掐了自己一把,疼。随即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,翻身下床钻进二姨怀里,二姨笑眯眯地一把将我搂住,就像小时候每次见面时那样。从惊喜中回过神来,我看着二姨身后的女孩,满脸都是疑惑。二姨笑了笑,告诉我,这是她的女儿,叫青青。“这次她来看大姨。”

我带着二姨和青青去逛街,商场、服装店、食品店……青青的眼睛不够用了,可让她停下脚步的地方是书店。我发现她走进书店后,眼睛就变得亮了许多。“也许,二姨没有读过的书,青青能补上。”我心想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二姨忙着和兄弟姊妹们相聚,“下次还不知啥时来呢。”

我负责带着青青四处游玩,但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书店,只要拿起一本书,就很难放下。我忍不住问她:“你怎么这么喜欢看啊?”青青说,她的家乡没有这样的书店,“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书。”她还说,她妈妈常跟她讲,书读得多,就能走得远。“离开大山,就像她的兄弟姊妹们那样。”

二姨她们要回山里了。我决定带她们好好去玩一天。玻璃柜台里,黄蝴蝶发箍真漂亮,青青戴在头上,像公主一般。“好看,买下来吧。”虽然我极力肯定,但二姨却犹豫不决,青青也只能说再逛逛,一行人只能出门继续往前走。路过书店时,青青走进书店,从书架上拿下那本《绿野仙踪》,这是她第一天在这家书店里看的书。“我想买这本。”青青将书捂在胸前,二姨这次没有犹豫,立刻付钱买下了。

走出书店后,二姨小声对我说:“等下带二姨回那个卖发箍的店吧。”我笑了:“二姨,我也正打算再回去呢。”我坚持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下发箍送给青青,希望她能戴着发箍,会常常想起我这个城里的姐姐。

车子徐徐开动,我们和二姨、青青挥手再见。后来,我曾多次回忆起这一幕,但想起来的只有二姨满是微笑的脸,和笑得十分灿烂的青。

有时再就是永别。就在去年的春天,二姨走了。得知消息的那一瞬间,我仿佛明白了二姨带着青青来城里的意愿是什么。二姨,你知道吗?青青后来读了好多书,也来到了城里,你的心愿她帮你实现了。

书香之地学堂冲

朱力

株洲城区最开始的范围并不大,主要集中在徐家桥周边的几条老街,而如今繁华热闹的中心广场及周边,当年都还是“乡下”,从钟鼓楼、汤家园、何家塘、龙山塘、荷叶塘、贺家土、曹塘坝等等这些“土气”的地名,也可见一斑。在众多“土气”的地名中,“学堂冲”显得格外与众不同,具备十足的“文化气息”。

冲,是指两座山之间低平的谷地。学堂冲也不例外。印象中,当年修建设路时,在如今老体育馆北边的运动场及东侧的位置确有座红岩石山。学堂,一般是指读书之地、学校。据说在清代时,这里有一所远近闻名的私塾,故而后来这里便被叫做“学堂冲”。

作为株洲城区少有的带有文化氛围的老地名,学堂冲在新中国成立后真的成了文化教育中心。不仅先后办过小学、中学和中专技校,而且隔条马路就是株洲铁路机械学校,连株洲卫校也曾在“呆过”好几年。

1956年,这里创办了株洲市学堂冲小学。后来,学堂冲小学迁往市府路,与原株洲市第八中学(简称“市八中”)进行校区置换,改名市府路小学,而市八中则在原学堂冲小学校址上进行了扩建。此后,市八中迁往位于贺家土的原株洲市第二中学校址。再往后,在原市八中校址新建了芦淞区体育路中学,与由原二十三冶二公司于子弟学校更名来的体育路小学,合并成立了体育路学校,为九年一贯制学校。如今,体育路学校则更名为了体育路中学。

如今的学堂冲社区居委会位于建湘路,从这条路进去,沿道路左拐上坡,是市政工程维护用房,这里还曾是株洲卫校所在地。株洲卫校也就是今天的湖南中医药大学高等专科学校,1959年在杨柳塘建校后,第二年就搬至学堂冲。那时,一些胆大的男孩子会偷偷跑进卫校,趴在解剖教室的窗户外,探着头往里看,而教室里的学生们则在上尸体解剖课。我属于胆小的,没去过,但听那些男孩子说,趴在窗户外又好奇、又害怕、又想看。后来,株洲卫校搬迁到朱亭镇,在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我考入该校的医士班,没想到,这下是真的要上解剖课了。奇怪的是,真正拿着手术刀解剖时,我却并没有害怕。

学堂冲还有城区创办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幼儿园,也就是大家常说的“市幼儿园”,我就是从这里毕业入读小学的。至今仍有关于幼儿园时期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:幼儿园大寝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块大布,随着一位阿姨手中绳索的拉扯而左右扇动(俗称“人工大布扇”,旧时的理发店也有),孩童们在微风轻拂下做着甜美的梦。

除了这些外,有着株洲“小清华”美誉的何家坳小学与学堂冲也仅仅隔了条马路。另一边,曾培出了大批火车司机,在国内铁路行业内赫赫有名的株洲铁路机械学校,与学堂冲相距也不过几十米。此外,神农公园、工人文化宫、株洲最早的体育馆也都紧邻学堂冲。

旧事

“免费汤”传奇

宋才逢

一日中餐时,班组青工小熊的外厂女朋友来会他,两人去食堂吃饭。他照旧先去汤桶。此次,好不容易等得汤勺到手,正欲将汤勺伸向汤桶内,组班班长刘一手托着一棵菜碗,一手从中取下个菜碗,直接往桶里挖出一碗汤递给身后同班组的青工,另一碗连着一碗接力。小熊拿着汤勺站一旁却无从下手,慌了,用手里的汤勺将正朝后传递的那只菜碗打掉,菜碗里的汤泼向小熊,弄得小熊一脸一身。

小熊岂能忍受这个辱,更何况女朋友在岸边观火,想都没想立马反击,使汤勺作武器,一勺连一勺舀出桶内的汤向刘兜头泼去。二人放下手中汤碗汤勺打成一团,众工友帮忙劝扯开,二人还踢腿挥拳互骂不止……小熊的姻缘因此给搅黄了,这事让如今已是老熊的他仍愤愤不平。

厨子马师傅瘦筋筋的,看起来一幅老实巴交样,因为生活困难,便以食堂为自家厨房,且不时往宿舍里捎带吃食与饭菜。他不仅白叮咛住家白拿的做派,若有人看不下去讲他两句,他便抓起菜刀摆出拼命架势。

那天女冯师傅为此事开了他玩笑,他皮笑肉不笑嘿嘿两声,扬起手中炒勺白菜的锅铲就朝女冯师傅头上拍去,顿时脑袋鲜血直流。另外一个女师傅赶紧到车间喊来两个女青工帮忙送上医院缝了4针,

女冯师傅因此休了半个多月工假。厂部的处理也随之来了:女冯师傅医药费、误工费均由马师傅负担,并全厂通报批评。

马师傅志受得了这个气,忍气吞声一段时间后,一次中餐开餐前,他突然对着汤桶撒了一泡尿,又唤来另一个师傅将汤桶抬出去。平素他每次打菜都要将萝卜拌,看不惯他的人多了去。汤桶放妥后,围在桶边的工友中有人开始用筷子敲打饭盒菜盆碗,大声呼号:“马师傅,怎么把尿桶抬出来当汤桶糊弄我们?缺不缺德啊!”马师傅装聋作哑铁青着脸钻出人群逃了。闻讯赶来的厨房班长紧急调来两个师傅将汤桶抬去洗菜池子倒了,洗了洗桶,又十万火急亲自下厨开了一锅肉片汤叫人抬出。

这样的桶装的肉片汤,哪个敢喝?在众人的指责声骂骂声中,厨房班长领着两个伙计出来,无奈地把这汤桶抬去倒掉。接下来,汤桶前再无人问津。

厂领导听了汇报后,对马师傅作了严肃处理:调去钢材库房做搬运工,考虑到他的家庭实际情况,不罚款。从此之后,马师傅作家的日子,只能拖工资解决了。他老婆以此为由头还与他吵了好一阵子。

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吧,鉴于青工们的强烈要求,工厂食堂又购回一只墨绿色搪瓷的大茶桶,每日中餐时,食堂大门口一倒又有免费汤袅袅飘香,给工厂一隅带来了久违的热闹。